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霹靂舞 Break Dance

日前在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簡稱:新伊館)舉行的巴黎奧運會霹靂舞(WDSF Breaking Dance)計分賽,有來自世界各地超過50名運動員來港爭奪巴黎奧運參賽資格,政府也全力支持,將賽事審定為M Mark大型體育活動,現場觀摩非常興奮,氣氛熱烈,到底「霹靂舞」為何突然間成為奧運項目呢?

「霹靂舞」是街舞的一種,「街舞」顧名思義就是在街道上自由跳舞的一種表演,早期定為是一種文化、一種藝術、一種生活方式,不是一種競技比賽,是一種自由跳舞並沒有指定動作或技巧的;而「霹靂舞」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紐約一些拉丁裔及非裔青年在開派對時,歌曲中段只有音樂沒有歌手唱的時候,一些年輕人就跳出來以自己的動作跟着音樂節奏在跳舞,因此亦被稱為「Break Dance」。

自由舞蹈是年輕人一種互動及交流的方式,而這個年代也有些年輕人以武鬥來解決問題,大家武鬥前派出代表以高難度動作來震懾對方,好像中國武術功夫比武前擺出功架一般,這也算是現在 Break Dance 比賽的前身,以 Break Dance 作為武鬥的前奏除了可欣賞高超舞藝外,更能有機會化干戈為玉帛,減少暴力。時至今日,「霹靂舞」

就是兩位舞者以舞藝對決(Battle),「霹靂舞者」就是被稱作B-Boy及B-Girl的運動員。

今屆巴黎奧運會很快就將「霹靂舞」列入正式比賽項目,跟其它一些項目如中國武術,以及WDSF世界舞蹈總會拉丁舞申請超過30年也未能成事,而同屬WDSF之下的「霹靂舞」能加入成正式項目,相信就是國際奧委會(IOC)認為「霹靂舞」是會吸引新一代年輕人的運動項目,IOC亦想更多年輕人加入或留意奧運會,怕傳統項目開始慢慢流失觀眾,因此近年積極地加入如滑板、攀石、滑浪、3人籃球及「霹靂舞」等「新型項目」。

「霹靂舞」崇尚自由文化,也是較多年輕一代投入的活動之一,由當初「武鬥」慢慢演變成以舞蹈技巧「文鬥」,現時更可以說是演變成一種潮流。在新伊館場內,以年輕人為主的入場觀眾都很熱烈去欣賞來自世界各地B-Boy及B-Girl表演,更是一個觀賞性的運動。其實香港對於這種運動有很大發展空間,在街上一塊地,如文化中心或西九文化區等等,再加上一塊地席,就可聚集一班年輕人參與這個項目,雖然目前香港「霹靂舞」運動員水平跟世界 Break Dance 選手有一段距離,但假以時日,政府支持及資源許可,看來很有機會可以走上世界舞台!



方寸不亂 方芳

「女王」是怎樣煉成的

看着近期熱播中的無綫台慶劇《新聞女王》,使我想起一位退役警界女王,她笑談自己的婚姻,在工作中打打殺殺,換來一身傷患,對家庭無暇一顧,丈夫有如娶了一個「男人」回家。旅途上樂呵呵的笑談中,空氣中仍迴蕩着「女王」的絲絲霸氣。

《新聞女王》一劇,喚醒職業女性的價值觀,讓我們看到「女王」是怎樣煉成的,凡在事業拚搏的女人,只有職業的追求,對愛情的呼喚,有利益的計算,在工作面前,戀愛、家庭都是可有可無的二線需求,即使有,只是幸運的眷顧。當然,如果你不選擇做「女王」,那就另當別論。

在看《新聞女王》頭幾集,有些不合理的鋪排,是有點看下去的,新聞女高層和男下屬的床戲,不可思議的關係;警匪槍戰,賊王沒有逃走,選擇戀戰不捨;精神患者誤傷警察,倒在血泊中生死未卜,包圍的警隊,又沒有及時衝入搶救……

然而,劇情發展下去,對新聞道德、社會政治議題的反思,有更多着墨,這是有吸引觀眾追看的磁力;「女王」之下的編輯、記者為報道拚命,入火場、拍非法賽車、深入黑社會取料,沒有考慮自身安全,生死走一回,追求報道新聞的初心是熾熱的。

其中有一場戲,有精神幻覺的下屬自殘,她說,自己曾經的努力付出看不到前景,看到的只是一片「爛地」,上司當頭棒喝:「很多漂亮的高樓大廈,都是在爛地建成的。」很有哲理,我們每一份工作,都是從無到有,高樓平地起,都在爛地開始;受過烤煉的「建樓者」,或許又是身兼「拆樓者」,換了一個新老闆,一句「舊樓不合用,拆掉重建」,在「拆與建」的過程中熬過來的人,付出雙倍的努力,因為沒有放棄,在工作中找到自己價值,「爛地」背後的故事,不是人人都能讀懂的。

今天網絡世界裏,「小編」新聞多多,新聞不等於真相。真正的新聞工作者,仍然在堅持他們的專業操守,是值得尊敬的。



發式生活 余宜發

我不是發了達

我最近有一個要好的朋友跟我說:「發仔,我有個朋友說你是不是發了達,經常看見你分享很多旅遊相片及經驗,好像賺了很多錢,所以可以四處旅遊。」我當時有點愕然。

其實早前去馬爾代夫的時候,自己真的有點不好意思,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人,想保持低調,但現今社會,很多人也會分享自己的生活,特別是藝人應該要多點發布自己的消息,希望可以給多人留意,所以我是沒有刻意隱瞞自己去什麼地方旅遊。因為去馬爾代夫對於一般人來說,會覺得好像很有錢才會去這個地方。但其實之前已經跟你們分享過,我是有免費機票,今個星期,跟你們說說為什麼有免費機票。

剛剛一年前,有一個朋友跟我說:「最近某間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個旅遊套票,只要付499美元(約3,900港元),就可以隨便任搭這間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機票。」相信大家還記得一年前的12月,世界還未正式通關,當時自己推測應該在不久的時間便可以好好利用這個套票,所以當時沒有太大考慮便購買了。可能你會說有這麼便宜嗎?最初我也覺得很吸引,因為這間航空公司的飛行點有很多,無論是新加坡、

泰國、日本、韓國、印尼、馬來西亞,甚至乎馬爾代夫也可以選擇。但當然沒有這麼容易,因為他們不是經常提供百分百免費機票給這些顧客。就算我透過這間航空公司預訂了機票,曾經獲得全程免費的,如兩個月前的馬爾代夫旅程,無論是香港到曼谷,再由曼谷飛抵馬爾代夫的來回機票也是全免,但在之前去馬來西亞,只是50%免費,自己要再付一些錢才可以換到機票。就是說,不一定可以滿足到某些日子的旅程可以免費。因為可能大多數的免費兌換日子也是一些奇怪的時間或日期。

要值得一提,就算可以換到免費機票,但仍然要付燃油附加費及機場稅,而且不包括行李費在內,而這間航空公司的行李費比其他廉航特別貴,大概500港元一件行李,我試過一次到馬來西亞旅行,實際上我要付大概1,800多港元,比起一些已經包行李的航空公司可能都差不多。雖然對比給約3,900港元便可以全年任搭這個噱頭會較吸引,所以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感興趣,但大家要留意條款及細則,如果一旦訂了機票的話,不可以不乘搭,超過3次的話便取消會籍。所以大家如果再遇上這些套票的話,也要認真考量。



翠袖乾坤 連慧慧

今年聖誕雜感多

都說聖誕是普天同慶的日子,可不知西方戰火瀰漫中那幾個國家,在頹垣敗瓦、屍橫遍野、滿地哀鴻血腥的場景中,還會響起「聖誕夜,平安夜」的歌聲嗎?就算聽到了,也怕聲音不是那麼寧靜柔和,而是當地流離失所難民無助的悲鳴。

在西方,聖誕是最重要的節日,就算口說基於人道主義精神的戰爭首領,可能同意停火幾天,受難中的孩子,收不到聖誕老人派送禮物的節禮日過後,他們父母想到不知明天能否保住一家團聚,祈禱時還不是滿眶眼淚!

西方以外的城市,大概以香港慶祝聖誕最為狂熱了,幾千里外戰爭的炮火還是影響不到年輕人享樂的心情,蘭桂坊連夜狂歡,燈火必然通宵亮到元旦;只為度假而非為了慶祝的那20萬北上消費者,才是今年香港生意人事前想不到的隱憂,開關後北上玩點多、物價平,充滿新的誘惑和魅力,比對之下,肯定來港遊客多不過北上消費者吧?看到有些食肆門前擺放已非過去傳統燦爛綠葉而是灰濛濛那棵聖誕樹,好像已下意識反映店主的心境了。

普遍心態,節日吃喝玩樂開心就好,同是「聖誕」,常見老「文青」感嘆:「孔子誕辰從未熱鬧過!」孔子只會教人讀書,香港學生功課不比西方學生輕鬆,巴不得假期減壓,哪還子曰詩云!

商人找不到孔聖做生意的好點子,又怎熱鬧得來!如果孔子不是在陳絕糧,而是在「美食國」吃得好東西,歷史改寫,找到孔子吃過好東西的點子,學習西方文宣的宣傳伎倆,商人大做生意,孔誕便足與聖誕相輝映了。經濟掛帥呀!

聖誕普天同慶的「慶」,本來不過是低調祥和的「慶」,像耶路撒冷窗外細雪霏霏,窗內燭光明亮中唱聖詩那種情調,雖然矛盾在殺火雞不是感火雞為我犧牲的恩,高唱聖詩聲中忘記其實在度過「火雞受難節」!



灰色聖誕樹的聯想。

作者供圖



百家廊 彭輝

屋後有株板栗樹

我家老屋是典型的川東民居,屋後長着各種各樣、高低不齊的樹,板栗樹就在其中。要不是慈祥的奶奶在我肚子餓得咕咕直叫時往我嘴巴裏塞進一顆板栗,誰也不會想起屋後還有一株板栗樹。爺爺忙完一天的農活,在等待開飯的空檔,總會背着那粗大的雙手在林子裏轉悠着,還不時用手比劃測量着樹的粗細大小。原以為爺爺也是在檢林中掉落的板栗,後來才知道這板栗樹是當地人眼中的雜樹,根本無法進他的視野。他所關心的是那些柏樹、桉樹之類的實用良木。因為家鄉有着給女兒做傢俬當嫁妝的風俗,柏樹做櫃子結實,桉樹做層板輕便,椿芽樹做簾籠香着呢。爺爺有4個女兒,自然是件很傷神的事兒,每當開玩笑似地分配次第成才的大樹時,羞赧的姑姑們內心卻是十分竊喜的。為了不讓跟在後面轉悠半天的我內心失落,爺爺還說這板栗樹就留給你了,拴牛拴羊啥的最好不過,逗得在場人笑得前俯後仰。

姑姑們一個接着一個出嫁了,能做傢俬什物的樹都被一砍而盡,那株板栗樹也英雄般地展現出來。它雖度過了幾十個夾縫中生存的艱難歲月,但依舊長得高大筆挺,直入雲霄,大概已有二三十米高。這個時候才看到它的樹枝如此茂密,還有鳥兒築巢其中,牠們在綠葉間飛來飛去,不時傳來清脆的鳴叫。而且這板栗樹還能開花,白的黃的,開得密密匝匝,唯一的遺憾是枝葉太高,不能聞其香味,它把芬芳奉獻給了藍天白雲。鄉裏的清晨顯得十分寂靜,躺在床上也能清晰地聽到板栗樹枝葉搖動發出的沙沙聲,應和着蟋蟀的聲音,還有蟬樂此不疲的嘶叫聲,翻身起來推開小門,交雜的響聲和板栗味融入在了一起,滿血復活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

給人們帶來樂趣的板栗樹不久卻成了家人的心裏負擔,它獨自瘋狂地在屋後長了幾年,產果量猛增,特別是到了中秋時節,仰頭便可看見掛在樹梢那捱捱擠擠的果球,全是黃色的刺刺。樹太高爬上去自是不行,這可難不住鄉裏的孩子們,他們舉起了長長的竹篙,扔起了厚厚的泥團,不少板栗球應聲而落,「啪啪」,裂開了,然後就是小孩的爭搶聲。這給我家的房屋帶來了災難,不少泥團落到瓦片上,還有控制了平衡的竹篙徑直倒在了房屋上,惹得奶奶一頓臭罵。挨家挨戶地投訴,孩子們不再暴力式地摘果實了,但他們在天剛蒙蒙亮時在樹下來回走動,尋找昨日或者夜間掉下的板栗子,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我還是得早起,不然轉上一圈還是轉了個寂寞。

板栗樹是不是應該砍掉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我是堅決反對,說好了這株樹是留給我的。爺爺自然和我意見統一,他兒時也曾曾在這樹下玩耍,關鍵是想着出嫁的幾個姑姑,心裏總覺得缺了點什麼,再把這樹砍了,房屋就更為寂寞。奶奶見我們一臉難色,便安慰道:「樹大分丫,兒大分家。反正板栗結果也是一兩個月的事兒,你這老頭子就看着吧。」到了秋天,一個佝僂的身影天不亮就出現在板栗樹下,孩子們只能遠遠地候着,期待有那麼個空檔,能去再掃蕩一次,或許能撿到幾顆板栗。倘若能撿到還沒裂開的是最好不過,

哪怕被那細長的刺給刺破,火辣辣的痛也無所謂。這些都成了堂兄堂弟們美好的回憶,即便我們都是奔五的車道上。到了上學的年級,我不得不離開老屋,離開那株朝夕相伴的板栗樹。奶奶見我捨不得離開,便抓了一大把板栗塞進我的荷包裏,說大人們會把板栗樹照看好的。後來,每年冬臘月時節,我總會收到從老家捎來的板栗子,個頭飽滿不說,數量還很多。原來老家的中青年人外都出務工,也帶走了孩子,留下的老年人那稀拉可數的牙齒見着板栗就望而生畏。板栗已不是兒時那清脆的果實,但在父母的精心製作下成了道道美食,比如說板栗燉雞,色香味美,營養還特別的豐富。特別是嫩白的板栗子甜潤可口,讓人久久回味……



獨家風景 呂書練

三人行必有我師

時隔數十年返大學母校出席校慶禮,再回頭看人生路,更覺得教育的重要性,無論是懵懂無知的童年,還是好奇求知的少年乃至初踏社會的青年,師長的身教除了有助增長見識,更啟迪人生,影響後來的價值判斷。

勵志故事常說,生命在我手。那是人生後期總結出來的睿智。有人可能很小就很有主見,有機會選擇而掌握命運,但大部分人往往是隨波逐流,隨遇而安,但在逐流和隨遇中,仍然可以有很多選擇和作為。

我從讀小學、中學、大學,來港,乃至大學報讀的科系都不是自己的選擇,也不懂選擇,走過不少彎路,更遇到許多挫折,卻無悔人生,因為珍惜每一段路程。

從小寫日記,寄宿時常跟媽媽通信,是學校牆報積極參與者,本來想考文科,但在當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的風氣下,不得不依曾因文章被批致職場不如意的父親的安排,報了理工科並意外考上。而且,按理應入讀優先錄取港澳僑生或僑眷子女的暨南大學,卻被華師從擇優錄取中「截走」進了化學系,因為填表時剔了「服從分配」選項,化學得分最高。有點不願意,但4年大學卻過得相當愉快和充實。

入學後才知,原來以培育教師為主的師範大學是免學費的,有些家庭較貧窮的學生因此而選讀,校風也比較純樸。但學校對學生的課堂成績和課外表現的要求卻是嚴謹、嚴厲的。因為絕大多數都將為人師表,對德育品格、文體活動的要求甚高。我當時的學校課外活動也非常活躍,華師各校隊在廣州地區高校各項文體比賽皆名列前茅。

以我入讀的化學系為例,學生牆報是全校冠軍;那天校慶慶師姊妹,原來這個傳統保持至今,說起來都很興奮:「我們是理科生呢。」而且,在華師文藝隊和體操隊中,化學系都有多名學生是主力,我本人就是體操隊成員,華師男女體操隊在廣州地區高校比賽中都奪得團體冠軍。華師的校訓簡易明:艱苦奮鬥,嚴謹治學,求實創新,為人師表。她的校徽是藍白色,主體圖案為3個交疊的「人」字。旨在闡明「以人為本」、「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辦學理念,表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育人追求。在我的年代,大家都只默默地在做,但所做為所教所學,師長的身教成為最佳示範,就是今日「以人為本」的「全人教育」,包括80周年和90周年校慶主題曲《回家》和《出發》,親切純然。(《回家》五之五,完)



琴台客聚 伍采棠

所幸嶺南無雪

早到的寒冬,北方普降大雪,有些多年罕見。廣東沒有雪,但廣東人也終於可以翻出塵封的羽絨服裹緊自己,一邊搓着手喊冷,一邊呼朋喚友打邊爐,開開心心慶祝寒冷的天氣。

對於喜歡讀書的人來說,沒有比在這低溫的天氣宅在家裏,開着暖風機,捧一本書,像隻大蟲子一樣蜷縮進被窩中更愜意的事情了。於我,冷天讀書,再沒有比讀《紅樓夢》更適合的了。曹雪芹大抵是特別喜歡雪的,他自己的名中有「雪」字,書中黛玉和寶玉的丫頭分別叫「雪雁」和「茜雪」,雪雁是黛玉的貼身丫頭,與黛玉相伴終身,茜雪算得上是寶玉的恩人,在關鍵時刻幫了寶玉,可見曹先生對「雪」的重視。

大觀園裏的風花雪月自是離不開雪的,書中幾處寫到園中寶玉與眾姐妹踏雪尋梅,尤其是寶玉與寶琴都穿着紅色大氅從櫺翠庵中討要紅梅花回來,在雪地中出現那一段,簡直就是一幅絕美的風景畫。

櫺翠庵中妙玉這個妙人兒喝茶,對烹茶之水很是講究,她給賈母等人喝的是「舊年蠶的雨水」,對自己欣賞的黛玉、寶釵和她另眼相看的寶玉,則是用梅花雪水,當黛玉問她們喝的「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聞言很高興:「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5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蕊一甌,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蠶的雨水,哪有這樣的清醇?如何吃得?」也難怪妙玉對寶玉另眼相看,給寶玉喝梅花雪的茶水亦要用自己的竹盞,早前寶玉寫詩,在《冬夜即事》中也有「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雪在《紅樓夢》裏不僅做烹茶之水,亦能入藥。薛寶釵身子比風一吹就能倒的林黛玉強壯,但她需要常年服用治熱毒的「冷香丸」,這冷香丸便是用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夏天開的白荷花花蕊、秋天開的白芙蓉花蕊、冬天開的白梅花花蕊,加上春分的雨水、白露的露水、霜降的白霜、小雪的白雪加蜂蜜、白糖調和而成。讀到這裏,會覺得寶姐姐吃的冷香丸哪裏是藥,分明就是風花雪月的時光裏蔓延出來的詩情畫意。